



人生的小店

◆张正

早上出去散步,无意中发
现,不知什么时候,小区大门口
东侧,那家叫“智多星”的儿童
乐园停业了。现在,几名工人
正在敲去门市房里原有的装
饰,大概新的装潢要开始了,
又有一家新的店要开张了。

每次外出去附近的公园
散步,我们都要从这家儿童乐
园门口经过,不止一次,看见
两间门市里塞着满满色彩鲜
艳的塑料玩具,空荡荡的只守
着女老板一个人——我猜想
是老板,这么小的店,要是再
雇人,开店成本更高,或者仅
有寥寥无几的孩子和陪伴孩
子的家长,我都会对妻子说:
“这样的店,怎么开下去!”

这样的店,从开张第一
天起,就应该是眼睁睁往里
面亏钱。想想,两间临街的
门市房,不菲的房租,平均到
每一天,一天得挣多少钱,才
能先把房租付掉?这么狭小
的空间,谁愿意花钱把孩子
丢在空气不流通的室内玩?
若在夏天,不管有没有顾
客,必须开空调,商业用电,
一天开下来,电费成本又是
多少?我们这样人口不多
的小城,谁会觉得有必要
办张年卡,让孩子隔三岔五
来玩这些简单的游乐设施?
附近不多的孩子,偶尔能来
玩一两

次,过把瘾,就很不错了。从
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个店。
换作我,宁愿闲在家里泡电
视、煲电脑,或者在家门口
随便打个零工,也不把本钱
砸在这上面打水漂。果然如
我所料。

而开店的人,开店之初,
一定雄心勃勃,充满美妙幻
想。开张之日,没准也放了
鞭炮,租了彩虹门、摆了花
篮、请了三朋四友。每一个
开店的人,都曾怀有五彩斑
斓的发财梦。而每天又有许
多的店,或停业关门,或转
租改行;有人赚得盆满钵盈,
也有人血本无归,抹一把伤
心的泪,退缩到一边,继续
寻找新的发财途径。有许多
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仅仅是开店的人一时想当
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某
样东西,由于自己喜欢,猜
想别人也喜欢,开下店,认
为肯定有钱赚。其实不然,
稍稍理性一点,做些市场调
研,就不会一厢情愿、一意
孤行,草率投资。

当然,那些敢于闯荡、勇
于实践的人,永远比我这样
前怕狼后怕虎、坐而论道
的人高明,至少,只要不断
地行动,他们总有发财的机
会,而我,只能猥琐地躲
在一角,说些事后诸葛亮
的风凉话。对于那些

开店的人,人人都认为能
开的店,其实未必能开,因
为即使开下,竞争也会非常
激烈,看好这个项目的人太
多。而人人都认为不能开
的店,也未必不能开,机遇
总是属于少数有先见之明
的人,如果人人都是超常
的智者,那么你我都会发
大财了。市场那么大,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都是能分
得一杯羹的。既然如此,我
看人家开店,我的一切评价
,都像一只麻雀从面前飞过
带出的风,什么都不是。

联想到自己在做的事。如
果把自己这辈子努力做好
的某件事,比作开了一间
店,那么,我看准项目了吗
?我能勉强支撑下去且不
至于开得快又关得快吗?在
别人眼里,我举步维艰的
努力是否也不够明智、有
点可笑?或许,忙碌了一
辈子,心怀梦想憧憬了一
辈子,到头来还是折了本
钱、关了门——生命结
束,那是彻底关上店门了。
那样,一定会有后来者用
类似的话为我慨叹:又一
家店关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开一个
叫人生的小店,有人生意
兴隆,有人生意惨淡;有人
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也有
人失败一次,再也没有机
会从头再来。



城里的月光

◆李明春

男人和女人在栀子花季
节来到城里。

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高楼下,
他们占据了巷口一小块地
方,对面是繁华的商业街,
每天行人熙来攘往。

天刚露鱼肚白,男人女人
已在巷口忙碌,祖传黄桥
烧饼手艺,是他们谋生手
段,女人忙着生炉子,白
色的炉烟在巷口盘旋,氤
氲直上,如同家乡袅袅升
起的炊烟。巷口香樟树上,
早起的鸟儿们精气神特
好,在枝头大声互道早
安,倾诉昨夜的不眠。

男人将发好的面团在案
板上用力揉搓成条状,摘
成均匀的剂子,摔在案
板上啪啪作响,和上油
酥,用短擀杖擀平。口
味以形状做区分,椭圆
咸鲜,圆形味甜,还有
带馅料的,有肉松、萝
卜丝、豆沙等,表面抹
上饴糖或蛋液,撒上白
芝麻,放进烤炉,一支
烟功夫,香酥可口的
黄桥烧饼制成。

据说,他们做的烧饼很
香,能香掉牙;他们做
的烧饼很酥,落地便
成齏粉。

巷口每天呈现这样的奇
观:前来买烧饼的人排
成一字长蛇阵,怕妨碍
交通,长蛇出了巷口,
拐个弯,沿着路牙次第
开去。男人和女人忙得
大汗淋漓,烧饼仍供不
应求,收入颇丰。

每天,烧饼只做五百
八十块,多一块也不
做。有顾客买不到,
指着他们鼻子骂,说
他们太懒,为什么不
多做点。

也有人说,这是饥饿
营销。男人和女人不
懂什么是饥饿营销,
但他们懂得一口吃
不成胖子,细水要长
流的道理。五百八十
块,是“吾发”的谐
音,做生意讨个吉
利,也是他们每天
设的小目标,是上
限。他们知道,每
行每业,都有上
限,超过上限,能
否守住初心,天
知道?何况,女
人挺着隆起的肚
子,风吹日晒,
太辛苦,男人心疼。

城市光鲜的高楼后面
是棚户区,布满各式
高矮参差不齐的小
房子,房上空电
缆凌乱如麻,纠
结得连麻雀都不
愿落脚。逼仄的
巷道,各式小
贩穿行其中,
糖葫芦、天津
大麻花、湖南
臭豆腐,亦有
本地卖麻辣烫
、卖米糕的,
大街有城管,
这里似乎可以
自然为市,显
然,入住率不
低。

裸露的红砖墙体上,
白石灰水写
着个大大的
拆字,顶部
盖着油毡
石棉瓦,这
是男人和女
人临时租
赁的家。有
一间半的
样子,大间
为卧室,半
间简陋,有
水池,放了
独头煤气
灶,锅碗瓢
盆,算是厨
房。尽管房
东说得很
明白,这里
不久要拆
迁,这简陋
的房子为
拆迁而盖,
但他们还
是果断租
下,房租
便宜是一
方面,看
重的

则是离房子不远的那个巷口。

屋内设施简陋,但收拾
得干净整
齐,墙边角
落,整齐堆
放着十几
袋刚购进
的面粉。桌
上有一仿
古小酒瓶
,插着一
支粉色
蔷薇,花
开正鲜。
晚上,男
人和女
人忙着
调制各
种馅料,
结束已
是夜深。
女人拿
了一只
大海碗
,切了点
细碎葱
花,滴
了些香
麻油,生
抽、盐
、鸡精
,还少不
了放一
丁点他
们最喜
欢的醋。
底料调
好,煤
气灶水
已烧开
,两个
水煮荷
包蛋变
得又白
又胖。
女人下
了够两
人份的
面条,煮
熟,海
碗加清
面汤,葱
花香
油遇热
,在碗
里打着
旋,袅
袅腾
腾,香
气钻
脑,面
条雪白
筋道,葱
花油
绿,汤
鲜味
美,配
上荷
包蛋,
一只
大海碗
,这简
单阳春
面,吃
出的却
是别
样的
滋味。

床头有一台小收音机,
男人喜
欢吃完
饭睡觉
前听听
新闻、
歌曲之
类的节
目,女
人则喜
欢看几
页书,
躺在
床上享
受他们
一天中
最惬意
的时光
。夜晚
的都市
灯火通
明、车
水马
龙,唯
他们喜
欢守着
那份温
馨与宁
静,借
此滋润
着枯燥
单调的
每一
天。

夜雨悄然而至,初时
淅淅沥
沥,后
急切如
琴声,
石棉瓦
屋顶甚
是喧
闹。顷
刻,失
修的屋
顶开始
漏水,
一滴,
两滴,
先缓后
急,如
珍珠断
线,冰
凉穿
透纱帐
,滴落
在女人
的身
上,惊
醒,辗
转难
眠。男
人起,
满是
歉意,
随手
拿来塑
料脸盆
一只,
置于女
子肚皮
上,雨
水滴
答,女
人轻
笑。太
影响
孩子
睡觉
了,男
人咕
哝一
句,爬
起身,
赶女
人至床
内无雨
的地
方,自
己躺在
女人
适才
位置,
把脸
盆移
到自己的
肚子上
,不一
会,男
人开始
扯呼。
女人
嘴角
微弯,
忽然,
睁开
睡眼,
仔细
端详
了下
男人
的脸,
然后
像温
顺的
猫,搂
着男
人粗
壮的
胳膊,
脸靠
在男
人肩
头蹭
啊蹭,
终于
找到
个舒
适惬意
的点,
这才
安然
,睡了。

雨滴如和弦般动听,
他们和
未出生
的孩子
,伴随着
这美妙
的声
音渐入
梦乡。
光影
滤镜
般重叠
交错,
遥远
而贫
穷的
老家,
三岁
的宝
宝正
蹒跚
学步,
心醉
的笑容
融化
在女
人的
梦中,
嘴里
含糊
不清
地喊
着妈
妈,妈
妈……
大宝
会喊
妈妈
了,女
人一
阵惊
喜,醒
来泪
湿枕
巾。听
到女
人啜
泣声
,男人
下意识
用强
壮的
胳膊
紧紧
搂住
女人,
用手
抚摸着
女人
柔顺
的黑
发,女
人轻
嗔,
摸小
狗小
猫。
男人
闭着眼
嘿嘿
一笑,
女人
感到
实在
的温
暖,心
渐渐
变得
踏
实。他
们要
用双
手来
养活
全家
人,只
有
过
年才
能回
家团
聚。

城里的月光同乡下的
月光一
样皎
洁、静
谧,水
银般
泻进
窗
隙。凝
神倾
听,有
音符
在月
光中
流
淌,那
是一
首动
人的
歌,歌
名叫
《城
里的
月光

凤仙花染指甲

◆陈秀珍



楼底下花池有一大丛
凤仙花,是九楼张姐种的。
秋意阑珊,它依然开得
这么好,没有丝毫凋落
的迹象。风摇叶动,
姗姗可爱。

姐指着凤仙花告诉我,
这是复瓣,这是单瓣。
复瓣如小牡丹,为深
红、浅红、白色;单
瓣多为水红色……我
俩聊意正浓,兴奋地
谈及儿时花事,一起
回忆,用凤仙花染
指甲的乐趣来。

凤仙花极易活,子
熟,花房裂破,种子
落在泥土、砖缝里,
第二年就会长出一
棵一棵的凤仙花,
不烦栽种。小时
候农村老房子,
都是土基墙,麦
秸盖顶。地面
那些自
冒的凤
仙

花有:大红、粉
红、紫红、洁
白。茎叶
浓绿,花
儿簇簇
点点
红,令
人陶
醉。夏
天炎
热常
有蛇
虫出
没,有
凤仙
花生
长的
地
方,蛇
影皆
无。

炎炎夏
日,大
人们
要躲
一躲
烈日,
有时
在家
陪同
孩
子。每
当傍
晚,
浇
水
后
的
凤
仙
花,
开
得
越
鲜
艳。
二姐
带
领
我
摘
点
凤
仙
花
回
来,
放
入
碗
中
加
矾
捣
烂,
捣
得
越
烂
越
好,
成
糊
状
备
用
最
佳。

晚饭时
分,大
人小
孩都
围坐
在场
头小
桌子
,不
管是
吃
着
绿
豆
稀
粥,
还
是
糝
子
稀
粥,
外
搭
刚
烙
出
锅
的
油
光
灿
灿
富
有
诗
意
的
“酥
头
令”
。一
家
人
温
馨
怡
情,
其
乐
融
融。
锅
碗
瓢
盆
曲
交

响,谈
笑风
生话
家
长。妈
妈手
摇芭
蕉扇,
乘
着巷
头风,
珍
儿
琴
儿
喊
回
来。
指
甲
盖
上
纳
上
花
泥,
用
事
先
准
备
好
的
麻
叶
子
裹
住
手
指,
绕
上
几
圈
线
扎
牢。
顿
觉
冰
凉
凉,
很
舒
服。

传说,
染指
甲也
有说
项呢
,只包
八个
指头
,食
指不
能包
,如果
包错
了,“
五阎
王”
趁
着睡
熟,
剃手
指呢
。有
时一
觉
睡醒
,手
指上
只剩
下两
三个
麻
套
套了
,眼
睛一
睁,
立
刻全
拽
掉,
一溜
跑
到
厨
房
的
泔
水
缸
,把
手
指
浸
潮,
艳
艳
的
色
彩
更
加
鲜
亮,
仿
佛
涂
了
指
甲
油。

凤仙花
染指
甲,不
仅是
习
俗
的
传
承,
还
蕴
藏
着
自
然
之
美!